

本潔水滸

宋雲彬敍訂



行印店書明開

導言

一

水滸傳所敘述的是北宋末年宋江等以梁山泊爲巢穴，打家劫舍，抗拒官軍的故事。

水滸故事爲南宋以來流行的傳說，宋江亦實有其人。宋史徽宗本紀載：

宣和三年……淮南盜宋江犯淮陽軍，遣將討捕，又犯京東江北，入楚州界。命知州張叔夜討平之。

同書侯蒙傳載：

宋江寇京東，侯蒙上書言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才必過人。今清溪盜起，不若敕江使討方臘，以自贖。

同書張叔夜傳載：

宋江起河朔，轉略十郡，官軍莫敢撓其鋒。聲言將至（海州），張叔夜使問者覘所向，賊逕趨海濱，劫巨舟十餘，載鹵獲。於是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鬪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

又畢沅通鑑考異引北盟會編載童貫別傳云：

貫將劉延慶、宋江等討方臘。

這些史料證明了宋江等三十六人都是歷史的人物；而宋江等後受朝廷招安，并且跟童貫征討方臘，也實有

其事。

宋江等未受招安以前，橫行齊魏，至於官軍數萬，無敢抗者，聲勢盛大，可見一斑。在王綱解紐，人心思亂的時代，梁山泊好漢們的英雄行逕，是一般人所樂於稱道的奇聞異說，輾轉傳布，在南宋時候已有許多文人根據那些傳說來寫水滸故事了。宋周密癸辛雜識續集載宋末遺民龔聖與作宋江等三十六人贊的自序說：

宋江事見於街談巷語，不足采著。雖有高如李嵩輩傳寫，士大夫亦不見黜，余年少時壯其人，欲存之畫贊。

高如李嵩輩所描寫的水滸故事，沒有流傳下來。今所傳大宋宣和遺事，中間有幾節水滸故事，也許就是當時傳寫的一種。

到了元朝，水滸故事愈加發展。元朝是戲曲盛行時代，我們參考元曲選涵虛子（元曲選卷首轉錄的）和錄鬼簿，當時寫水滸故事的劇本有十九種，現在只有五種還保存在臧晉叔的元曲選裏，其餘都失傳了。那被保存的五種是：

黑旋風雙獻功——高文秀撰；

梁山泊黑旋風負荊——康進之撰；

同樂院燕青博魚——李文蔚撰；

都孔目風雨還牢末——李致遠撰；

爭報恩三虎下山——無名氏撰。

從這現存五種元曲裏，可以看出水滸故事的演化之迹。如雙獻功裏的宋江說：

某聚三十六大夥，七十二小夥，半垓來嘍囉，寨名水滸，泊號梁山，縱橫河港一千條，四下方圓八百里。

可見南宋時盛傳的宋江等三十六人，到了元朝，漸變成了一「三十六大夥，七十二小夥」，已加到了一百另八人了。而梁山泊已有了一「方圓八百里」的地面，聲勢越傳越張大了。又如李逵負荊裏的宋江，自白：

杏黃旗上七個字：替天行道救生民。

而劇中的王林也說：

你山上頭領都是替天行道的好漢。

爭報恩的宋江自敘詞：

忠義堂高擲杏黃旗，上寫着「替天行道宋公明」。

可見到了元朝，梁山泊的強盜已被公認為「替天行道」的「忠義」的英雄，而梁山泊已變成「替天行道救生民」的忠義堂了。這一點可以看出當時民間的心理對於梁山泊英雄都表示同情，并且替後來編水滸傳的暗中定下了範圍。

尤其值得我們注意的，元曲中的水滸故事的中心部分，大致都相同。如雙獻功裏的宋江自白說：

某姓宋，名江，字公明，綽號及時雨者是也。幼年曾爲鄆城縣把筆司吏，因帶酒殺了閻婆惜，被告到官，脊杖六十，迭配江州牢城。因打此梁山經過，有我八拜交的哥哥晁蓋，知某有難，領喚囉下山，將解人打死，救某上山，就讓我坐第二把交椅。哥哥晁蓋三打祝家莊身亡，衆兄弟拜某爲頭領。

燕青博魚裏的宋江自白也說：

因帶酒殺了閻婆惜，一脚踢翻燭臺，延燒了官房。

又說：

晁蓋三打祝家莊，中箭身亡。

爭報恩裏的宋江自白，也說：

只因誤殺閻婆惜，逃出鄆州城，佔下了八百里梁山泊，搭造起百十座水兵營。

所寫宋江上梁山的歷史大致相同。而梁山泊大小頭領的組織及性質，元曲所寫也無多大出入。因此，我們推想在元朝也許已有一部比較完整的水滸傳出現，編戲曲的就各取水滸傳的一部分做題材，所以全劇的本事和所描寫的人物的個性，雖不盡和水滸傳相同，但對於水滸傳的中心部分大致是相同的。

如上所述，可以得到一個結論：水滸故事先有口頭的傳說，但在南宋之末，文士如高如李嵩輩已開始寫作短篇的水滸故事，到了元朝，更有人把許多短篇的水滸故事綴集起來，形成後來的大部水滸傳。

二

最先的水滸傳今不可得。現存的水滸傳約成書於元末明初，而有各種不同的本子。近人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說：

現存之水滸傳則所知者有六本，而最要者四。

一曰一百十五回本忠義水滸傳，前署「東原羅貫中編輯」，明崇禎末與三國演義合刻為英雄譜，單行本未見……文詞蹇拙，體制紛紜，中間詩歌亦多鄙俗，甚似草創初就未加潤色者，雖非原本，蓋近之矣……又有一百十回之忠義水滸傳，亦英雄譜本，別有一百二十四回之水滸傳，文詞脫略，往往難讀，亦此類。

二曰一百回本忠義水滸傳……武定侯郭勛家所傳之本……今未見。別有本，亦一百回，有李贄序及批點，殆即出郭氏本，而改題為「施耐菴集撰羅貫中纂修」……文辭乃大有增刪，幾乎改觀，除去惡詩，增益駢語，描寫亦愈入細微……

三曰百二十回本忠義水滸全書，亦題「施耐菴集撰羅貫中纂修」……首有楊定見序……全書自首至受招安，事略全同百十五回本……文詞與百回本幾無別，特於字句稍有更定……詩詞又較多，則爲刊時增入……

四曰七十回本水滸傳……爲金人瑞字聖嘆所傳，自云得古本，止七十回，於宋江收天書之後，即以盧俊義夢全夥被縛於檣叔夜終……其書與百二十回本之前七十回無甚異，惟刊去駢語特多，百二十回本發凡有一「舊本去詩詞之繁累」語，頗似聖嘆真得古本。然文中有因刪去詩詞而語氣遂稍參差者，則所據殆仍是百回本耳……

水滸傳既有這許多不同的版本，而水滸傳究竟是什麼人編的，也有如下列各個不同的說素：

(一) 羅貫中編，郎瑛七修類稿。

三國宋江二書，乃杭人羅本貫中所編。

又結文獻通考經籍考。

水滸傳羅貫著，貫字貫中，杭州人。編撰小說數十種，而以水滸傳鉅。宋江奸盜脫騙機械甚詳。又也是園書目著錄。

舊本羅貫中水滸傳二十卷。

(二) 施耐菴編的，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說。

余偶閱一小說序，稱施某（按即指施耐菴）嘗入市肆，細閱故書，於敝楮中偶得宋張叔夜擒賊招語一通，備悉一百八人所由起，因潤飾成此編。

(三) 施耐菴撰，羅貫中編的，如李贄批點百回本水滸題。

施耐菴撰，羅貫中纂修。

(四)施耐菴撰，羅貫中續的。如金人瑞（聖嘆）在他批改七十回本的卷首，既一口咬定七十回爲施耐菴所作，七十回後則爲羅貫中所續，更在第七十回的評語裏說：

一部書七十回可謂大鋪排，此一回可謂大結束，讀之正如千里羣龍，一齊入海，更無絲毫未了之憾。笑殺羅貫中橫添狗尾，徒見其醜也。

上列諸說究竟那一說是不錯的，頗不易下論斷。近人鄭振鐸作水滸傳的演化一文，臚列衆說，加以考證，得到下面的結論：

水滸傳的作者，最早有高如李嵩二人，其作品絕不可得見。其後有施耐菴（在元代）其所寫著也已絕難得到。元末明初有羅貫中，依施氏之作重爲編次。羅氏這部書是許多今本水滸傳之所從出。羅書今雖未見，但根據種種理由，略可知其書的內容大概。又其一部或全部的原文，似存在各種前本水滸傳中。

明嘉靖間，郭勳（？）將羅書重加烘潤改編，大異其本來面目，使之成爲一部極偉大的名著。於羅本事蹟之外，又加入征遼一節，共成百回。（按即魯迅所說一百回的別本。）明萬曆間，余象斗又取羅氏原書刊行，同時並加入郭氏所增征遼一節，及他自己所增的征田虎、征王慶二節。（按余氏刊本題爲新刊本全像插增田虎王慶忠義水滸傳，現藏巴黎國家圖書館，已殘缺不全。）

明天啓崇禎間，楊定見又取郭氏本刊行，而加余氏所增田王兩節故事，加以潤改，定爲一百二十回。這是最完備的一部水滸全書。（按即魯迅所說的百二十回忠義水滸傳。）

此外崇禎時有熊飛刊行的一百十五回水滸，與三國合稱英雄譜。同時又有五湖老人三十卷本水滸。

出現。清順治間有金人瑞批評七十回本出現，係割取郭氏本的前七十一回自爲一書，但其影響極大。在這許多作者或編者中，最重要的作者或編者是羅貫中、郭勳（？）余象斗、楊定見、羅是寫定今本水滸傳的第一個祖本的人。郭是使水滸成爲大名著的人，余是使水滸成爲第一全本的人，楊是編定最完備的水滸全本的人。

鄭氏的話都有根據，但對於施耐菴的生平事蹟，亦無法考出。最近鄭氏在賈仲名的續錄鬼簿中發見關於羅貫中的記載：

羅貫中，太原人，號湖海散人，與人寡合。樂府隱辭，極爲清新。與余爲忘年交。遭時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公元一三六四）復會，別後又六十餘年，竟不知其所終。

鄭氏這一箇發見很重要，使我們知道今本水滸的祖本的寫定時約在十四世紀末年了。

三

梁山泊英雄故事，爲什麼在南宋很廣泛的流傳於民間？據魯迅的意見，以爲：

宋代外敵憑陵，國政廢弛，轉思草澤，蓋亦人情。……

但爲什麼到了元朝宋江等盜匪一變而爲「替天行道救生民」的英雄？據胡適的意見：

水滸的故事乃是四百年來老百姓與文人發揮肚裏宿怨的地方。宋元人借這故事發揮他們的宿怨，故把一座強盜山變成替天行道的機關。

究竟老百姓肚皮裏有些什麼宿怨要發洩？胡適並沒有明白告訴我們。但我們看水滸傳所寫梁山泊的仇敵，不外貪官污吏、豪紳地主、老百姓平日受貪官污吏的陵虐，豪紳地主的剝削，自然對梁山泊英雄表同情，而一肚皮宿怨就借水滸故事來發洩了。同時失意的文人，既不能取得富厚勢位，就不必擺出正人君子的架

子，索性替梁山泊英雄做起傳記來，把他們寫得有聲有色。水滸故事之所以數百年來在民間流傳弗衰，水滸傳之所以屢經文人增刪，終成爲我國最有名的英雄傳奇，其原因在此。

再就文學技術方面講，水滸傳的描寫個性之深刻，在我國過去的文學作品中可以說是鳳毛麟角。金聖嘆（人瑞）在水滸讀法中說：

別一部書看過一遍即休，獨有水滸傳只是看不厭，無非爲他把一百八個人性格都寫出來。

又說：
水滸傳一百八個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樣。若別一部書，任他寫一千個人也只是一樣，便只寫得兩個人也只是一樣。

又在外書中說：

水滸所傳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氣質，人有其形狀，人有其聲口。

不但如此，水滸傳對這一百八人的排比及故事的穿插也非常精密。胡應麟在少室山房筆叢中說：

世但知其形容曲盡而已，至其排比一百八人，分重量輕，纖毫不爽，而中間抑揚映帶，回護詠嘆之工，真有超出言語之外者。

其次，水滸傳的文句都是「大衆化」的。它不會把「直娘賊」「撮鳥」這一類口語改成文雅的辭句，更不會把「老婆」改稱「妻子」「爺娘」寫作「父母」。如果「大衆文學」這箇名稱可以成立的話，則水滸傳便是大衆文學裏面的第一部好書。

四

這部「潔本水滸傳」是根據金聖嘆批改的「七十回本」加以刪雜而成的。爲什麼取這一個本子？我

們覺得水滸傳經過許多人的改編，愈改編愈進步。金聖嘆本來是有文學天才的人，他把水滸刪剩七十回，梁山泊大聚義後，就戛然而止，這是何等高妙的文學技術！梁山泊大聚義是梁山泊的全盛時代，以後宋江等受招安，全夥英雄一個個都遭殺害，不但作者的精神不像前七十回那麼貫注，就是故事的本身也沒有以前那麼生動了，所以我們不選取什麼「古本」，「孤本」，而拿這最通行的「金批七十回本」來加以刪雜。

在動手刪雜之前，我們先定下一個標準，凡涉於神怪的，穢褻的和一切浮詞泛語都在刪雜之列。此外有些無關緊要的故事，如「魯智深大鬧桃花村」「魯智深火燒瓦官寺」「武行者夜走蜈蚣嶺」等，都全部刪去。又如原書寫林冲接管草料場，因天下大雪，到外邊去沽酒取暖，回來時兩間草屋已被雪壓倒，作者便加上這應幾句：「原來天理昭然，佑護善人義士，因這場大雪，救了林冲的性命。」像這類因果報應之談，我們都把它刪去。又本書末了寫盧俊義做一個夢，夢見梁山泊好漢全部被嵇叔夜縛縛要在堂下草裏一齊處斬。盧俊義嚇得魂不附體，微微閃開眼看堂上時，卻有一個牌額，大書「天下太平」四個青字。這一段是金聖嘆有意添加進去的，他自己生在明朝末年，眼見盜賊遍天下，所以夢想有一個英雄來收服這些草寇。這種思想，實在迂腐得可以，我們就老實把它一筆勾消。

刪雜的標準如是，但卻有例外，如戴宗作起「神行法」，一天能行八百里；我們如果依照所定標準，把這類神怪的話刪去，則全部水滸傳便有許多地方不能連貫起來。又如宋江得天書及發見題着一百八人的姓名的石碣，雖都屬於神怪的一類，但這明明是宋江吳用在那裏搗鬼，想借此以欺騙其他的頭領的，我們也就不把它刪去。我們覺得從古以來，不論其為盜魁為帝王，都要有一點作偽的本領才行，就拿中興漢室的劉秀來講罷，他在昆陽打了勝仗，還不敢公然稱帝，等到他的同學強符送了「赤伏符」來，纔舉行即位大典。試問赤伏符和天書有什麼兩樣？

目錄

導言	一
第一 高俅的發跡	一
第二 史家莊與少華山	一〇
第三 魯達(一)	一八
第四 魯達(二)	三二
第五 林冲(一)	四三
第六 林冲(二)	五三
第七 草料場	六三
第八 梁山泊	七三
第九 東溪村密謀	八〇
第十 三阮	八八
第十一 智取生辰綱	九七
第十二 黃泥岡事發	一〇六
第十三 火併	一二九
第十四 閻婆惜	一三一

第十五 宋江亡命.....一四四

第十六 景陽岡.....一五五

第十七 潘金蓮.....一六三

第十八 紫石街.....一七〇

第十九 十字坡.....一八一

第二十 快活林.....一八八

第二十一 鴛鴦樓.....二〇一

第二十二 武松落草.....二二二

第二十三 清風寨(一).....二三三

第二十四 清風寨(二).....二三八

第二十五 宋江刺配江州.....二五四

第二十六 黑旋風.....二六三

第二十七 潯陽樓.....二七四

第二十八 白龍廟小聚會.....二八七

第二十九 無爲軍.....二九四

第三十 天書.....三〇五

第三十一 真假李逵.....三一三

第三十二 楊雄與石秀.....三七

第三十三	偷雞·····	三三七
第三十四	劫牢·····	三三七
第三十五	祝家莊的毀滅·····	三三七
第三十六	雷橫朱仝的入夥·····	三六六
第三十七	高唐州·····	三七六
第三十八	連環馬·····	三八四
第三十九	盜甲·····	三九三
第四十	衆虎歸山·····	四〇四
第四十一	假太尉·····	四一六
第四十二	晁蓋之死·····	四二六
第四十三	玉麒麟(一)·····	四三四
第四十四	玉麒麟(二)·····	四四六
第四十五	關勝·····	四六〇
第四十六	大名府·····	四六八
第四十七	曾頭市·····	四七八
第四十八	梁山泊大聚義·····	四八七

第一 高俅的發跡

故宋哲宗皇帝在時，其時去仁宗天子已遠。東京開封府汴梁宣武軍，便有一個浮浪破落戶子弟，姓高，排行第二，自小不成家業，只好刺鎗使棒，最是踢得好脚氣毬。京師人口順，不叫高二，卻都叫他做高毬。後來發跡，便將氣毬那字去了毛傍，添作立人，改作姓高名俅。這人吹彈歌舞，刺鎗使棒，相撲頑耍，亦胡亂學詩書詞賦。只在東京城裏城外幫閒。因幫了一個生鐵王員外兒子使錢，每日三瓦兩舍，風花雪月，被他父親開封府裏告了一紙文狀，府尹把高俅斷了二十脊杖，迭配出界發放。東京城裏人民不許容他在家宿食。高俅無計奈何，只得來淮西臨淮州投奔一個開賭坊的閒漢柳大郎，名喚柳世權。他平生專好情客，養閒人，招納四方干隔潑漢子。高俅投托得柳大郎家，一住三年。後來哲宗天子因拜南郊，感得風調雨順，放寬恩大赦天下。那高俅在臨淮州因得了赦宥罪犯，思量要回東京。這柳世權卻和東京城裏金梁橋下開生藥鋪的董將仕是親戚，寫了一封書札，收拾些人事盤纏，齎發高俅回東京投奔董將仕家過活。

當時高俅辭了柳大郎，背上包裹，離了臨淮州，迤邐回到東京。逕來金梁橋下董生藥家下了這一封書。董將仕一見高俅，看了柳世權來書，自肚裏尋思道：『這高俅，我家如何安得着他？』待不收留他，又撇不過柳大郎面皮，當時只得權且歡天喜地，相留在家宿歇，每日酒食管待。住了十數日，董將仕思量出一個路數，將出一套衣服，寫了一封書簡，對高俅說道：『小人家下螢火之光，照人不亮，恐後誤了足下。我轉薦足下與小蘇學士處，久後也得個出身。足下意內如何？』高俅大喜，謝了董將仕。

董將仕使個人將着書簡，引領高俅逕到學士府內。門吏轉報。小蘇學士出來見了高俅，看了來書，知道高俅原是幫閒浮浪的人，心下想道：『我這裏如何安得着他，不如做個人情，薦他去駙馬王晉卿府裏做個親隨，人都喚他做小王都太尉，他便歡喜這樣的人。』當時回了董將仕書札，留高俅在府裏住了一夜。次日寫了一封書呈，使個幹人送高俅去。那小王都太尉處，這太尉乃是哲宗皇帝妹夫，神宗皇帝的駙馬。他喜愛風流人物，正用這樣的人。一見小蘇學士差人持書送這高俅來，拜見了，便喜，隨即寫回書，收留高俅在府內做個親隨。自此高俅遭際在王都尉府中出入如同家人一般。

忽一日，小王都太尉慶誕生辰，分付府中安排筵宴，專請小舅端王。這端王乃是神宗天子第十一子，哲宗皇帝御弟，見掌東駕，排號九大王，是個聰明俊俏人物。這浮浪子弟，門風幫閒之事，無一般不曉，無一般不會，更無一般不愛。即如琴棋書畫，無所不通，踢毬打彈，品竹調絲，吹彈歌舞，自不必說。

當日，王都尉府中準備筵宴，水陸俱備。請端王居中坐定，太尉對席相陪。酒進數杯，食供兩套，那端王起身淨手，偶來書院裏少歇，猛見書案上一對兒羊脂玉碾成的鎮紙獅子，極是做得好，細巧玲瓏。端王拿起獅子，不落手，看了一回道：『好！』王都尉見端王心愛，便說道：『再有一個玉龍筆架，也是這個匠人一手做的，卻不在手頭，明日取來一併相送。』端王大喜道：『深謝厚意，想那筆架必是更妙。』王都尉道：『明日取出來送至宮中，便見。』端王又謝了兩個依舊入席。飲宴至暮，盡醉方散。端王相別回宮去了。

次日，小王都太尉取出玉龍筆架和兩個鎮紙玉獅子，着一个小金盒子盛了，用黃羅包袱包了，寫了一封書呈，卻使高俅送去。高俅領了王都尉鈞旨，將着兩般玉玩器，懷中揣着書呈，逕投端王宮中來。把門官吏轉報與院公。沒多時，院公出來問道：『你是那個府裏來的人？』高俅施禮罷，答道：『小人是王駙馬府中特送玉玩器來進大王。』院公道：『殿下在庭心裏和小黃門踢氣毬，你自過去。』高俅道：『相煩引進。』院公引到庭門。高

俵看時見端王頭戴軟紗唐巾；身穿紫繡龍袍；腰繫文武雙穗緋；把繡龍袍前襟拽扎揣在襟兒邊；足穿一雙嵌金線飛鳳靴；三五個小黃門相伴着蹴氣毬。高俵不敢過去衝撞，立在從人背後伺候。那個氣毬騰地起來，端王接個不着，向人叢裏直滾到高俵身邊。那高俵見氣毬來，也是一時的膽量，使個『鴛鴦拐』，踢還端王。端王見了大喜，便問道：『你是甚人？』高俵向前跪下道：『小的王都尉親隨，受東人使令，齎送兩般玉玩器來進獻大王。有書呈在此拜上。』端王聽罷，笑道：『姐夫直如此掛心。』高俵取出書呈進上。端王開盒子看了玩器，都遞與堂候官收了去。那端王且不理玉玩器下落，卻先問高俵道：『你這來會踢氣毬，你喚做甚麼？』高俵叉手跪覆道：『小的叫做高俵，胡亂踢得幾脚。』端王道：『好，你便下場來踢一回耍。』高俵拜道：『小的是何等樣人，敢與恩王下脚？』端王道：『這是齊雲社，名為天下圓，但踢何傷。』高俵再拜道：『怎敢。』三回五次告辭。端王定要他踢，高俵只得叩頭謝罪，解膝下場。纔踢幾脚，端王喝采。高俵只得把平生本事都使出來，奉承端王。那身分模樣，這氣毬一似鯁膠黏在身上的。端王大喜，那裏肯放高俵回府去，就留在宮中過了一夜。次日，排個筵會，專請王都尉宮中赴宴。

王都尉當日晚不見高俵回來，正疑思間，只見次日門子報道：『九大王差人來傳令旨，請太尉到宮中赴宴。』王都尉出來見了幹人，看了令旨，隨即上馬，來到九大王府前，下了馬，入宮來見了端王。端王大喜，稱謝兩般玉玩器入席飲宴間，端王說道：『這高俵踢得兩脚好氣毬，孤欲索此人做親隨，如何？』王都尉答道：『既殿下欲用此人，就留在宮中伏侍殿下。』端王歡喜，執杯相謝。二人又閒話一回，至晚席散，王都尉自同駙馬府去。

端王自從索得高俵做伴之後，留在宮中宿食。高俵自此遭際端王，每日跟隨，寸步不離。未及兩個月，哲宗皇帝晏駕，無有太子。文武百官商議，册立端王為天子，立帝號曰徽宗，便是玉清教主，微妙道君皇帝。登基之後，一向無事。忽一日，與高俵道：『朕欲要擡舉你，但有邊功方可陞遷，先教樞密院與你入名。』只是做隨駕邊轉的。

人。後來沒半年之間，直擡舉高俅做到殿帥府太尉職事。

高俅得做太尉，揀選吉日良辰去殿帥府裏到任。所有一應合屬公吏、衙將、都軍、監軍、馬步人等，盡來參拜，各呈手本，開報花名。高殿帥一點過，於內只欠一名八十萬禁軍教頭王進。（半月之前，已有病狀在官，患病未痊。）不曾入衙門管事。高殿帥大怒，喝道：『胡說，既有手本呈來，卻不是那廝抗拒官府，搪塞下官，此人即是推病在家，快與我拿來！』隨即差人到王進家來捉拿王進。

這王進卻無妻子，只有一個老母，年已六旬之上。牌頭與教頭王進說道：『如今高殿帥新來上任，點你不着，軍正司稟說染病在家，見有患病狀在官，高殿帥焦躁，那裏肯信，定要拿你，只道是教頭詐病在家，教頭只得去走一遭。若還不去，定連累小人了。』王進聽罷，只得捱着病來，進得殿帥府前，參見太尉，拜了四拜，躬身唱個喏，起來立在一邊。高俅道：『你那廝便是都軍教頭王昇的兒子？』王進稟道：『小人便是。』高俅喝道：『這廝你爺是街上使花棒賣藥的，你省得甚麼武藝？前官沒眼，參你做個教頭，如何敢小覷我，不伏俺點視，你托誰的勢，要推病在家安閒快樂？』王進告道：『小人怎敢，其實患病未痊。』高太尉罵道：『賊配軍，你既害病，如何來得？』王進又告道：『太尉呼喚，不敢不來。』高殿帥大怒，喝令：『左右，拿下！』王進道：『衆多牙將都是和王進好的，只得與軍正司同告道：『今日是太尉上任好日，頭權免此人這一次。』』高太尉喝道：『你這賊配軍，且看衆將之面，饒恕你今日，明日卻和你理會。』王進謝罪罷，起來抬頭看了，認得是高俅，出得衙門，嘆口氣道：『我的性命今番難保了。俺道是甚麼「高殿帥」，卻原來正是東京幫開的圓社高二。比先時曾學使棒，被我父親一棒打翻，三四個月將息不起。有此之讎，他今日發跡，得做殿帥府太尉，正待要報讎。我不想正屬他管。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俺如何與他爭得，怎生奈何是好？』回到家中，悶悶不已，對娘說知此事。母子二人抱頭而哭。娘道：『我兒，「三十六着，走爲上着。」只恐沒處走。』王進道：『母親說得是。兒子尋思，也是這般計較。只有』